DS
735
A2Y86
1771a
v.1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illegible]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

漢

孝成皇帝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劉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炎及紫宮。（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戍北。貫紫宮

中。南逝。犯大角攝提。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淸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入也。向其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終不能用。谷時永爲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淳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內則爲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愼。永黨于王氏。專政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爲九卿。爲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徵入。爲大司農。歲餘。以病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諡景成。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

張禹鄙夫患失雲言足以盡之然元成特權貴妨政

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丞相司直孫寶（字子嚴鄠陵人）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天子（賞賜前後數千萬禹內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家塋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數目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即拜為黃門郎）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

倒持太阿爲有目所共覩乃錚錚如劉向輩不過因緣災異襲收納牖之助是以明者推往知來之說元帝既用以拒京房而禹且得引天變深遠不語神怪斥正人爲亂道矣是則執六藝以文姦言亦漢時腐儒高談經術者有以釀成之耳

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初

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爲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拄之。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鄠。教授弟子。卒于家。

辛亥 三年。春。岷山崩。注見前。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崩。注見前。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前。注見前。至辰。大火也。殆必亡矣。

癸丑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共王康子。即哀帝。爲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以爲不能。

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于帝為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康之母傅昭儀。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遺之。事在元延四年。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子。時孔光議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許之。是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注見前。皆進爵為公。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

匡衡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爲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以武爲大司空。封氾鄉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

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孊音靡。后姊名。初爲龍頟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厚貽長。求復爲倢伃。長受。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其狀。太后亦怒。命徃白帝。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爲長求畱。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辠至大逆。死獄中。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爲長求畱。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

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廄西。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注見前。未作而罷。

犍爲郡注見前。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

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顏師古曰此向設禮為難者之言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注見前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災

殺丞相以當災變啟後世無窮惡習乃至持節賜牛酒使者未白事以病不起聞者爲令典荒繆若此適足召災況弭災乎

變怠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丞相官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肥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爲上尊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懷王揖七代孫楚王名衍宣帝孫楚孝王囂子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顏師古曰贊謂延拜之辭晝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爲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卽位。是爲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産若子一人爲郞。不以德選。故除之。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侯董宏。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

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帝爲太子時。丹爲太子太傅。及卽位。以爲左將軍領尚書事。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共皇后兄。傅晏。共皇太后從父之子。皆爲列侯。晏孔鄉侯。明陽安侯。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皇太后。中宮。皇后。

限田之制其名似美實不可行且一州一邑中田滿

詔劉歆字子駿向少子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總要諸書之六藝略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子略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詩賦略賦三種雜賦歌詩爲五種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種術數略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爲六種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爲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幷之路薄賦斂

三十頃者本不多見卽分其所餘何以與貧民亦几勢難遍給徒使富者詭名寄戶貧者訐告紛爭而已是豈達治體者之所爲

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帝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封高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傅太后從弟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沛國人。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商之子。爲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藏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

近吏張業爲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珥音耳蜺讀曰齧皆日旁氣也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

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涌。並爲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等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爲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氾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爲限且既有堤又豈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平以邑爲氏。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

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注皆見前。至魏郡昭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亭，在今濬縣西南。舊爲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諸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

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隰墳淤加肥禾麥更
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
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
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遞毀
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
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
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
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于傅太后。卒不得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乙卯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以罪免。徙遼西。（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解氏。晉解揚之後。以邑爲氏。）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探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夏。四月。以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傅關內侯

泠褒周有泠州鳩後以爲氏褒郎中令段猶黃門郎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孕反副也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爲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

立廟京師遣祭無主及去太祖一國不墮之祀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數語最爲切情近理明代興獻王之議聚訟嘵嘵未有如此明晰者

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音桂欽齊人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綏和元年封。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興之子。幼有眚病。時未滿歲。蘇林曰。眚病。名爲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郞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顏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事見前。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

責問馮太后無服辟。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參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隷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字君賓楚人。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後帝崩。孔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請免爲庶人。徙合浦。

丙辰 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

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爲之。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如故事。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

EAST ASIAN LIBRARY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以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揚雄。揚氏出周伯僑。與楊別爲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音薦待詔。獻羽獵賦。除爲郎。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妄聞之氣發于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爲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邡人。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

自眭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爲成都侯。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頌莽功德。於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太平皇帝。壽龍。

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爲長安令。勸李尋宜助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李尋及解光徙敦煌郡。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以平當爲丞相。封關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

EAST ASIAN LIBRARY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丞相封新甫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

責以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荆蠻有瞞氏後改爲滿蕭咸之子字仲望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東平國治危山在今東平州東北土起瓠山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耳山在今東平州北石立東平王雲宣帝孫東平思王宇子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長安人爲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邊爵大夫遂爲息夫氏躬字子微河陽人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言使巫祠祭詛祝上爲雲

求爲天子以爲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廷尉梁相疑雲獄有飾辭。奏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以相等顧望無討賊疾惡之意。皆免爲庶人。

戊午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禾稈也。或棷。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幼君之子。爲汝昌侯。

上欲封商。尚書僕射鄭崇平陵人。字子游。傅喜薦之。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

識鄭尚書履聲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顓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魏郡鄭翁生男惲惲生業爲陽信侯追尊業父惲爲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侍中董賢雲陽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帝立遷爲郎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于上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内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

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顔師古曰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爲棺器珠襦玉柙顔師古曰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義陵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内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昌後爲河内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諂鄭崇免官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

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明年夏賈延免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爲沛郡都尉母將複姓隆名字君房蘭陵人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缺也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爲沛郡都尉成帝時隆

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略曰。元帝温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躭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

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治大第。使者護作。甚于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愼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節賢寵。安全其命。上不說。

杜鄴字子夏。繁陽人。以方正對策。亦言之。略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揜。今諸外家並侍帷帳典兵。至乃並置大司馬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寵國龍亢。在江南定遠縣。躬國杜衍。在河南南陽縣。

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躬之國。未有第舍。寄居邱亭。姦人以爲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祝盜。人告躬祝詛上。逮繫雒陽獄。

僵地。絕咽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寵亦坐前爲姦讞。徙合浦。事俱在元壽二年。

以鮑宣爲司隷。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隷。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戸。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爲庶人。（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

孔光首劾王嘉嘉轉以光爲賢此固嘉能忘情恩怨然光之欺世盜名使人至死不悟安得不謂之大奸也

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闕械受笞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使（旣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何爲咀藥而死）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有令丞）執金吾屬吏稍侵辱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追謚嘉爲忠侯封嘉子崇爲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

East Asian Library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爲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出爲周內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數日卒。以賢爲大司馬衞

將軍。册曰。定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閎平阿侯譚子。爲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黙然。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册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此。意不悦。

EAST ASIAN LIBRARY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在建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綏和元年。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甚饒。乃白帝。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抑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匈奴西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藩還。單于以狀聞。徙藩濟南太守。既而匈奴擊敗烏孫。要其質子。漢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詔。遂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爲不一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畱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甿也）。民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烏孫自分立兩昆彌。（事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成帝元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詔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時大昆彌雌貴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人刺殺之。漢欲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靡犂代爲小昆彌。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子番邱。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依都護。及是大昆彌伊

EAST ASIAN LIBRARY

漢家國祚國勢衰微試思當時爲何時適會昆彌內難偶爾入朝自以爲榮不亦鄙哉

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之屬。不在此數。〕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

甚。莽以建平二年遣就國。尋徵還。事見前。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即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前將軍。公孫祿左將軍。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太

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美好貌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長安圖。北宮桂宮俱在未央宮北。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以甄邯（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後以爲氏）爲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內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宮婢楊寄私子爲皇子使衆疑呂氏少帝復出太后

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時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復令大臣以罪過奏遣仁就國。于是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當之子。領機事。劉秀歆改名。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宣。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為大司空。封扶平侯。

光之憂懼蓋心知莽爲僞事不得與王舜王邑同預腹心之列耳豈眞以漢祚將移爲心疾者哉厥後以周公頌莽功德肺肝畢見矣

九月中山王箕子卽位。是爲孝平帝明年更名衎。

時年九歲。明年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爲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視。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白爲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千戶莽爲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

故王雲太子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爲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初置自爲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爲羲和後又更爲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莽威福自恣簒奪之勢已成申屠剛直言無隱可謂不畏彊禦矣其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謂可抑患禍之端則所謂月落星替之意乎

六月。拜帝母衛姬（中山盧奴人。）爲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爲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帝舅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時爲扶風功曹。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周公後。通鑑作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爲褒魯侯。孔均（孔霸曾孫。）爲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獻犀牛。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書序召誥。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爲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

爲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效慕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琅邪人。罷歸。

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時韓福故事。事見前。加優禮而遣之。楚又有龔舍與勝相友並著名世謂之楚兩龔舍以勝薦爲諫大夫復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年六十八卒。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其

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何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集覽須卜。複姓。居次云。其名。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時頒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而還。

癸亥

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註。何休曰。諸侯一取九女。惟天子取十二女。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王氏冬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爲天下母太后從之四年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氾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推原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腰斬初章

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

莽意將欲傅會圖讖故假訪求逸書以號召天下言符命者史乃謂八年多異能之士無識甚矣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召陵。注見前。二縣。及黃郵聚。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新野即今縣。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尋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專權。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以故左右日譽之。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應劭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立樂經。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張衡曰。圖讖虛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關並（關氏，夏大夫關龍逢之後。）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苦貢反。下開空同。）此地，宜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淳曰：世統譜牒也。）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前。）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事見前。）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禹貢錐指：橫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同山，曰白祀，曰枉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

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

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注見前。允谷。在西寧邊外黃河北。鹽池。在青海西南。地莽奏以爲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

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

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謚簡烈。以馬宮爲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省中坐置几。及是卒。贈賜葬送甚盛。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何休曰。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爲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甄豐劾閎造不祥。穉絶嘉應。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于是閎獨下獄誅。莽又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違者象刑。

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臏。犯宮者屝。犯大辟者衣無領。投之于市。與衆棄之。屝。草屨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僭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

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

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謚。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爲所厚。獨不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莽簒位。以宮爲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弒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斂加元服。吏皆服喪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年。

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徐昭文以爲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綱目卽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莽居攝數月。劉崇翟義。卽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爲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列侯四十八人。陽興侯寄等。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

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塡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劉崇首倡大義。翟義繼之而起。兩人功雖不就。忠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

漢

孺子嬰

丙寅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劉友益書法。自是以後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三月。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沛縣。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囂之子勳。封廣戚侯。顯勳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衆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侯劉崇長沙定王六世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炳然可以褫賊莽之魄鼓豪傑之氣故綱目予之

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漢縣今南陽府南陽縣是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請豬崇宮室用永監戒于是莽大悅封嘉竦皆爲列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爲奏伯松竦字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塡海內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東平王雲子爲天子三輔豪傑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上蔡人謀曰新都侯

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稺者。以爲孺子。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胡三省注。嚴鄉侯侯國。當在東郡。）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酖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建爲奮武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將軍。王邑爲虎牙將軍。王駿爲彊弩將軍。王況爲震威將軍。劉宏爲奮衝將軍。王昌爲中堅將軍。竇況爲奮威將軍。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郡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等爲將軍。級爲虎賁將軍。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彰聖德。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至陳留。漢縣。注見前。與翟義戰。義敗死。竟不得信。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奏罷之。及翟氏滅。郡中常枯旱。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鴻隙陂。亦曰鴻池陂。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

戊辰 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顔師古曰于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輕細如環之形。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爲主服喪三年。

冬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宗室廣饒侯。扈雲車騎將軍千人。臧鴻太保屬。奏符命。符命之起自謝囂始。事見前。京言齊郡新井。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公使來告之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雲言巴郡漢郡治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是。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事覺被殺。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今縣。本漢置。屬四川綿州。人哀章。師古曰。哀章姓章名。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漢高帝名。傳予讀曰與。皇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眞天子。并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亦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于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即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莽之篡弑元后實釀成之觀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爲怪已可概見至是乃拳拳一璽蓋亦掩人耳目之爲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爲其所愚

國元年正月之朔（服色尚黃使節之旄幡署曰新使五威節）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己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是年以後。至壬午。依綱目纂賊干統例。分注紀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定安。胡三省無注。馮智舒以為漢縣。故城在寧州。考地理志。漢有安定郡。無定安縣。寧州之名定安。乃後魏。非漢也。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爲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爲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餠兒莽按符命求旦用以示神焉乃更漢諸官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又更光祿勳等爲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降諸侯王皆爲公。三十二人王子侯皆爲子。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踈濶。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于文祖

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先是莽造錯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及是。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侯劉快（膠東恭王子）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攻卽墨。（膠東國都）殷閉城門。自繫獄。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冬，靁桐華，大雨雹。

庚午始建國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為公者，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莽假托周禮以害民非直六藝文奸而已宋王安石變法朝臣攻擊紛然未聞有援莽禍以相折者何耶

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故廣陽王嘉。魯王閔。中山王成都。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榷酒酤。

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周禮有泉府。收不售民貨不售。則斂而買之。與欲得。無而欲得。則官出與之。莽遂立五均。樂語有五均。司市周禮有司市。錢府。即泉府。官。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賈。為其市平。皮命反。平定物賈也。民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民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令民各自占註見前。其所為。諸取山林。水澤及畜牧。桑蠶。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取。作縣官一歲。作。役也。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劉爲吏者。

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卽劉秀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秀女愔配莽子臨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于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太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月靁。

更作寶貨。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莽更作金。黃金。銀。朱提銀。及他銀。龜。元龜尺二寸以下。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錢。布。顏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金。銀。銅。龜。貝。六名。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二十八品。錢六品。金一品。銀二品。龜四品。貝五品。布十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並行。民皆便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莽乃下令諸挾五銖錢者。投諸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莽復改錢貨之法。頗增損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更作貨布。泉布二品並行。令既數更。民用破業而大陷于刑。事在天鳳元年。

莽將軍甄豐。豐以符命爲莽更始將軍。自殺。大夫揚雄自投天祿閣在未央宮中。下。莽遂殺甄尋。劉棻。丁隆等數百人。

莽既以符命自立。甄豐王舜。劉秀爲莽腹心。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然非欲令莽居攝也。

揚雄自詡著述而失身仕莽名教掃地其去劉秀之顛倒五經姦言僞道者幾希眞龔勝薛方輩之罪人論者多方辨白非與於不仁之甚者乎

居攝之萌。出自劉慶謝囂。而疏遠希進者。因之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後又欲絕其原。以神前事。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陳崇白莽。莽亦厭之。乃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而甄豐子尋復言之。莽即眞之後。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頗覺其不悅。會豐子尋爲京兆大尹。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爲尋妻。莽因是發怒。遂收捕尋。尋亡。豐自殺。未幾。王舜亦病悸而死。已捕得尋。辭連劉秀子棻及丁隆秀門人。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時雄方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誅尋棻及隆等。死者凡數百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初。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與莽及秀並列。哀帝時。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及莽簒位。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獨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故作太元。以準易。法言。以象論語。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字君山沛郡相人。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師事之。然雄自投閣之後。時人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君子病焉。上元焦竑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爲竄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

淵焉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贊。雄投閣。京師爲之語。其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者。史文誠不免牴牾。今書雄投閣事。仍據班史文。而于其死則闕之。

辛未 始建國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先是。莽遣五威將帥至匈奴。易漢故璽。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解故印紱。奉上將帥。受著新紱。左帥陳饒。知單于必求故印。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自將帥曰。漢諸侯王以下乃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以故印示之。單于知已無奈何。即遣使入謝。然重怨恨。于是勒兵朔方塞下。受車師降者。與同入寇。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莽招誘呼韓邪諸子。右犁

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脅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咸走出塞。傳送登助至長安。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注見前。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爲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勝於元始初即乞骸骨可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至莽使要說其志終不可奪史臣以爲守死善道誠非溢詞耳

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輙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莽以安車迎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初隃麋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莽簒位名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潁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今縣本漢置屬直隸大名府。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禹貢錐指。王莽時。河決魏郡。自元城東出館陶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以水經注所載。合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范縣。朝城陽穀。茌平。禹城。平原。德平。樂陵。商河。蒲臺。高苑。博興。利津。皆王莽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考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此乃東徙。而禹貢至于大陸播爲九河以下之故道遂絶。

壬申始建國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爲東都。常安莽改長安曰常安。爲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孺子嬰時。嘗賜關內侯爵者。更名附城。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諸公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爲差。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前註見大尹。駱後漢書高句驪。一名貊耳。貊與駱同。人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音劬挺。王今雲南臨安府古句町國。漢武于此置縣。仍其夷人爲王。封爲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漢也然莽之篡漢皆元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深哉

驪夫餘別種。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仍封其種人爲侯。今朝鮮國咸興府。是其地也。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彊迫之。乃皆亡出塞。犯邊爲寇。于是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憂。專念稽古之事。後益州蠻夷亦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會疾疫。死者十六七。越巂蠻亦畔。自立爲卭穀王。

癸酉 始建國五年。

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莽既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于漢。乃隳壞孝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同饌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音預何治猶言干何事也。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

冢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于司馬門內。用溝絕之。

焉耆西域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殺莽都護但欽。但姓。欽名。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後天鳳四年。莽遣五威將王駿等出西域。焉耆詐降。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戌新莽天鳳元年。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

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如太守。屬令屬長。如都尉。州牧。如三公。分六鄉。長安城旁。六尉。三輔衆縣。六隊。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又倣古爲六服。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九州之外曰惟藩。總爲萬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纍若鞮單于立。即莽所拜孝單于咸。用事大臣須卜當。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遣使賀單于新立。徵還諸將。罷屯兵。

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子登前死。莽前殺順單于登。事在始建國四年。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己而莽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單于。單于貪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乙亥 天鳳二年。春二月。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在西安府興平縣。中。走觀者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知戀反。相

舉奏。又十一公士。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憒眊不渫。渫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

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子 天鳳三年 春二月。地震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栢爲枯。

夏五月。莽始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至四輔而爲萬斛。又曰。古者歲穰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奉上戸口錢穀之數。若今計帳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爲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京師諸官府也。食祿者。以大官膳羞備損爲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

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即長平坂。注見前。）崩，雍涇水。莽發兵擊匈奴。

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止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丁丑　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授諸侯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鑿土如其方之色，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于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蔡沈尚書集傳：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是為菁茅。四色之土，顏師古曰：土有五色，此云四色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用慰喜封者。

臨淮（漢郡，治徐。故城在今江南泗州。）瑯邪（注見前。）及荆州綠林（山名，在今湖北安陸府當

陽縣兵起

莽設六筦（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五均賒貸五銅冶六）之令用富賈督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復下詔每一筦申明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仍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禽而覆蔽之寖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瓜田姓儀名）等依阻會稽（漢郡治吳今江南蘇州府吳縣是）長州（即今長洲縣與吳縣俱為蘇州府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為盜其眾寖多至萬數（初呂母子為海曲宰以冤殺母散家財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殺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　海曲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爾雅芍鳧茈註鳧茈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黑色可食）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京

山縣。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于是諸亡命者。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及成丹等。皆往從之。藏于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陽張霸。江夏漢郡。治西陵。故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羊牧。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悅。輒遷官。

戊寅　天鳳五年。春。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

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

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漢書作力子都。刁出齊豎刁之後。等兵起。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注見前。衆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音龐。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衆寖多。至六七萬。

己卯天鳳六年。春。莽下書。六歲一改元。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人皆笑之。明年。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大募兵擊匈奴

匈奴寇邊益甚。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尸道皐若鞮單于。莽誘致須卜當至長安立爲須卜單于。匈奴怒。入北邊爲寇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與貲同。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百官表。比二百石以上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雖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後。先憂山東。莽大怒。策免尤。是歲夙夜連率韓博進長人巨毋霸。霸出蓬萊海瀕。長丈。大十圍。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博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之詣闕。意欲以諷莽。莽字巨君。言毋得篡盜而霸也。莽惡之。留霸執輿而徵輿棄市。更霸姓

博以莽募奇術因進長人其志不過希指爲悅而已莽特善疑乃以姓氏之嫌

淋鳴非博豫料所及史家附傳讖語誣莽非曲說而何

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覇王符云。鳳夜。郎漢東萊不夜。莽更名。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庚辰 新莽地皇元年。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死者數千人。

收郅惲繫獄。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

惲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永享天命。陛

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徘徊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內不自安又因經讖之言奪其所恃惲之幸免亦幾希

臣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會赦得出。時卜者王況。謂李焉曰。漢家當復興。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覺。莽皆殺之。

辛巳二年地皇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莽殺子宇。事見前。又先在侯國時。以中子獲殺奴。令自殺。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遂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原碧考問。具服。莽欲秘之。殺案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臨妻愔亦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廟。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祿身爲漢臣乃因莽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失出處語默之道猶膚見耳

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遲氏商賢人遲任之後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宗氏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于宋桓公以凶爲吉亂天文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媮名位尊以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藉槁以瓦器飲食莽說之封尊爲平化侯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

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
使虎賁扶祿出。

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旣而罷之。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傳相監趣。郡縣苦之。反甚于賊。況因上言。請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遺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壬午地皇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馮衍詞嚴義正使丹從其言去逆效順未嘗不可與馮異岑彭諸人共勵勳乃甘心盡節賊莽資赤眉之鋒而不悟亦愚矣哉

夏四月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

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海人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先是莽以書讓丹丹召其掾馮衍示之衍曰海內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人所鼓舞天必從之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俾功烈著于時而不滅丹不聽馮衍字敬通奉世曾孫綠林兵分爲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荆州平林漢鄉名晉置縣唐省故城

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兵起應之

先是莽荆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漢縣。今改京山。屬湖北安陸府。安陸。漢縣。今爲德安府治。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即今隨州。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戰。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

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死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漢侯國，後漢改章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興復帝室。光武事始此。

初，長沙定王發，景帝子，母唐姬，所出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生舂陵節侯買。顏師古曰：漢紀言，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考侯仁，以舂陵下濕，上書請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之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買生鬱林注見前。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後漢書城陽王傅節侯買子戴侯熊渠，熊渠子考侯仁，徙封南陽，遂與從弟回及宗族往家焉。回生南頓注亦見前。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三男：縯、字伯升。仲、秀。字文叔。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美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仲事見前。秀嘗過穰注見前。蔡少公。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繇知非僕邪。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讖記常謂其子通字次元。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字季文。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于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舂陵。舉兵相應。于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乃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

自安。凡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坐死。縯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秀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在唐縣。以唐子山名。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縣。李軼鄧晨字偉卿。新野人。皆將賓客來會。既而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縯欲攻宛。至小長安。與阜賜戰。兵敗。新市平林兵。皆欲解去。小長安城在今南陽府南陽縣。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唐縣。縯與秀造其壁。見王常。說以合縱之利。常悟。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民所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

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自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休卒三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在新野縣。盡獲阜賜輜重。明年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淯陽。亦曰育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縣。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星。在天廟北。爲周分。

癸未。漢淮陽王元更始元年。更始雖立。綱目以不成君例。仍用分注紀年。今依之。又綱目于更始元年之上。書曰漢帝元。通鑑則書淮陽王。以光武所封也。今依通鑑。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元爲皇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元。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等皆欲立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諸將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從之。二月朔設壇場于淯水淯曰白河。源出嵩縣雙雞嶺。東逕南召南陽新野。至湖北襄陽入于漢。上。元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三月。秀徇下昆陽定陵郾。五月。縯拔宛。更始入都之。昆陽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定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郾。即郾城。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

莽聞更始立。大懼。漢兵言莽酖殺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乃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中壘校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下。諸將迫急。秀復爲圖畫成敗。乃皆曰諾。時城

以什不及一之兵率先鼓舞將士無不一以當百非光帝王有眞亦因兵以義動耳

中唯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初秀常爲舂陵家訟逋租于嚴尤尤見而奇之及是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若是尋邑縱兵圍昆陽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衝陷陣車輣有樓車以之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戸而汲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

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出魯山縣大吳嶺東逕葉縣舞陽至襄城入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即今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綱目于更始。綱特書名。目仍書年號。今以綱從目。皆書更始。

新市平林諸將。以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以爲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成紀注見前隗囂隗氏出于赤狄囂字季孟起兵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囂聘平陵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咸陽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

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檄言莽酖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因數莽逆天、逆地、逆人之大罪。勒兵十萬，擊殺莽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注俱見前。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

初，述為清水今縣，本漢置，屬甘肅秦州。長，有能名，遷導江莽改蜀郡曰導江郡卒正，治臨邛。漢縣，今四川邛州是。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衆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

公孫述所見頗大，述雖詐而不詭於正，使能早知天命所歸，傾心光武，不愧竇融諸將。乃以竊據為志，妄自尊大，故不免井蛙之誚耳。

其衆。

劉望（長沙頃王騶駒之後。）稱帝于汝南。（漢郡。治平輿。平輿注見前。）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

故鍾武（故城在汝寧府信陽州。）侯劉望起兵汝南。遂自立爲天子。嚴尤陳茂自昆陽戰敗後往歸之。（望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更始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拜將軍九人。皆以

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無鬬意。至華陰回谿。亦曰回阬。在河南府永寧縣。距隘自守。匡曄擊之。敗走。曄南出閿鄉。今縣本漢置。屬河南陝州。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至瀕陽。前。注見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等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工徒出入之門。未央宮之便門也。斧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初莽鑄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

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此未央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云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公賓氏。出魯大夫公賓庚之後。就名也。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至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肢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劉昭曰秦作絳袙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顏題。名之曰幘。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而服婦人衣諸于袿衣也。繡擁其物反。半臂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爲列侯。未有國邑。而

留衆稍離畔。乃復亡歸。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拔長社。擊殺宛令。宣祿等亦拔陽翟。擊殺河南太守。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

莽盧江注見前。連率李憲潁川許昌人。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盧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自稱淮南王。

封劉永爲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立在平帝時。坐與帝外家衛氏交通。爲莽所殺。孝王八世孫山。首詣洛陽。更始紹封爲梁王。都睢陽。後永見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郡。凡得二十八城。又拜賊帥西防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佼彊。佼姓。彊名。東海董憲。時起兵據本郡。琅邪張步字文公。不

鄧禹進說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

其人。漢兵起。步亦聚衆數千。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皆爲將軍。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更始從兄。字子琴。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私也。語。禹

所云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雖言創業語然帝王治世之道亦不外知人安民而已

光武當時迹隱痛時馮異委曲寬譬其忠款篤於諸將所云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尤合子輿氏論政之義光武親信之與鄧禹等有以哉

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求勿反）起志在財帛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初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至是異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

以劉賜爲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

十二月。王郎一曰王昌。邯鄲人。稱帝于邯鄲。故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秀曰。赤眉今在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秀不答。去之眞定。注見前。林于是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初。王莽時有自稱爲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林素任俠于趙魏間。與郎親善。遂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育爲大司馬。參爲大將軍。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號檄言聖公未知。且持帝號。翟義不死。詐行在所。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

甲申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今順天府大興縣。以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爲長史。

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況字俠游。為上谷太守。初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責使者首墮大信。召況至。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承制詔之。寇氏。蘓忿生為周司寇。其後以官為氏。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會王郎起。弇聞大司馬在盧奴注見前。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揄音耶踰之。霸慚懅而退。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彭寵。字伯通。宛人。與鄉人吳漢共亡命漁陽。更始立。韓鴻徇北州。承制拜寵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吳漢。字子顏。宛人。漁陽注見前。安樂。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密雲縣。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

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

三輔既平。中居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于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擊也。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趙萌請悉王諸功臣。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左大司馬。鮪封膠東王。辭不受。與李軼等軼封舞陰王。鎮撫關東。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政。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自恣。羣小

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畔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注見前。和戎。一作和成。王莽分鉅鹿郡置。發兵擊邯鄲。

故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世孫。廣陽國治薊。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晨夜舍止也。食道傍。不敢入城邑。至蕪蔞亭。在今直隸深州饒陽縣東北。俗曰蕪蔞社。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明旦。秀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至饒陽。今縣。本漢置。官屬皆乏食秀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從者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嘑一作滹。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泰戲山。由忻州平定。逕直隸正定

王霸視滹沱還詭稱冰堅可渡足以安衆心而集大事實有應變之才是時追騎將迫有進無退便既至河濱流澌如故亦惟有鼓勇而前亂流以濟耳必無畏難束手坐待困阨之理河冰適合初非霸所逆料雖曰天意亦人定者實能勝之也

保定、河間、天津之境。其下流亦曰子牙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冰澌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適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縣，本漢置，屬直隸冀州。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故城在今深州。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和戎太守邳彤風俗通：奚仲爲夏車正，封于邳，其後以爲氏。彤字偉君，信都人。不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以爲不可。彤曰：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非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且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千里而從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者。東平人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因號焉。衆至二十餘萬。刁子都郎前吏起兵東海者也。秀先欲依此二人。光故假以爲檄。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耿純。各率其宗親子弟迎秀。衆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漢國。今直隸定州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降楊。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真定王楊。漢書作陽。武帝封常

山憲王舜子平爲眞定王傳國五世至陽王莽時國除南擊元氏。今縣本漢置屬直隸正定府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皆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栢人。注見前進戰。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廣阿。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隆平縣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春陵考侯仁之孫字孝孫更始封爲王擊降之。

岑起武當。漢縣以武當山名山在湖北襄陽府均州南今州北有延岑城岑所築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霍去病所封邑注見前岑乃降嘉。都南鄭。注見前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

遵一市令而能執法如此其將畧已見一斑光武旋怒旋用是眞能納言眞能任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爲開剏之君

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于秀秀以復爲將軍俊爲掾時祭遵爲秀軍市令秀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秀怒將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軍衆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祭氏周祭伯之後以國爲氏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拔邯鄲斬王郎

初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漢縣今爲州屬順天府就其父況請擊邯鄲況以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寇恂曰東約漁陽同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方勸寵從秀會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延梁將之攻薊斬郎將趙閎恂自漁陽還與長史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及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爲意師高祖封雍齒然

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秀自勒兵登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會更始遣尚書令謝躬（字子張南陽人）率六將軍討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

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彈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覺有間矣

軍邯鄲。連戰破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歸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立大司馬秀爲蕭王。注見前。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蔡充爲上谷。漁陽太守。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

下兵革方始。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横于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時虎牙將軍銚期亦勸王毋就徵。期初從王徇薊。王出薊城時。百姓遮道不得行。期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及是進說。王笑曰。卿欲遂前趣邪。銚音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趣與蹕同。惟天子得稱。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

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彊盛為號。各領部曲。衆合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發幽州突騎。苗曾不從。漢收斬之。弇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衆。秋。王擊銅馬于鄡。漢書作鄡。音若么反。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吳漢將突騎來會。王堅營自守。絕賊糧道。賊夜遁去。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

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于
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
鐵脛十餘萬衆在射犬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王擊破之南徇
河內太守韓歆降歆同邑人岑彭漢兵初起時守宛攻之月餘食盡乃降諸將欲殺之大司
徒縯曰彭堅心執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封之以勸
後乃封彭歸德侯及縯遇害彭授淮陽都尉道阻不得
之官乃依歆河內歆既降王召見彭彭曰幸蒙司徒見
全未有報德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王深接納之岑
古岑子國之後彭字
君然南陽棘陽人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
鄴王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鄴躬還漢
等斬之其衆悉降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遂破之
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中
不見王或言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
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

夜遂遁去。大軍復進。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王遣吳漢等十二將軍追擊之。破散略盡。賈復與五校戰。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不以令復別將者。以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冬。赤眉西攻長安。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逄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注武關。陸渾注俱見前。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注亦見前

秦豐據黎邱。注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自稱楚黎王。章懷曰豐本黎邱鄉人。黎邱楚地。故稱楚黎王。

豐自荊來。起兵。攻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為王。時汝南田

戎。攻陷夷陵。注見前。自稱掃地大將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將兵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字君長。宣之子。更始徵拜尚書僕射。安集河東屯太原。田邑。爲上黨太守。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

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乙酉三年。是年依前楚漢之例。一歲兩係。六月以前爲更始三年。光武即位以後。爲建武元年。春正月。

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凉府鎮原縣。

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徵隗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囂而去。與安陵人弓林弓。魯大夫叔弓之後。以名爲氏。等。求得前定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聚衆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

更始遣李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迎擊于緜竹。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民夷

皆附至是功曹李熊説述宜稱天子述遂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馮異寇恂擊破之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關南有天井泉三所南下成皐以東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曰季文軼字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衆

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救。諸縣兵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奔擊破之。異亦渡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